

地灣遺址出土漢簡校讀札記（九則）

魏振龍

（湖北）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簡帛研究中心

摘 要

依據辭例及殘存筆畫，嘗試對收錄於《居延漢簡》和《地灣漢簡》兩批出土於地灣遺址的簡牘殘字進行補釋。同時，針對學界已有的釋讀作出辨正和補充，並就相關問題和相關簡文的釋讀提出看法，以期能夠進一步理解簡文。

關鍵詞：地灣漢簡、肩水候官、校讀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amples and the remnant strok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upplement and explain the remnants of two batches of wooden slips unearthed at the site of Diwan, which are included in *Juyan Wooden Slips of Han Dynasty* and *Diwan Wooden Slips of Han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makes some corrections and supplements to the existing Interpreta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opinions on the relevant issu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lated wooden slips, so a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wooden slips.


Key words: Diwan Wooden Slips of Han Dynasty, JianshuiHouguan, Proofreading

地灣遺址出土的漢代簡牘先後有兩批，第一批是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成員貝格曼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發掘，共計簡二千枚，¹現藏於「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二批是一九八六年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所得，共計簡一千餘枚，²現藏於甘肅簡牘博物館。第一批地灣及居延其他各遺址所出簡的圖版和釋文自一九四三年由勞榦先生公布以來，已經過數次整理和刊布。近年來，史語所簡牘整理小組（以下簡稱整理小組）利用高新紅外設備對這批簡又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整理，截至目前已經出版了四卷本《居延漢簡》。³第二批地灣漢簡則經甘肅簡牘博物館等三家單位整理，於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以《地灣漢簡》為名刊布。⁴本文即依據《居延漢簡》及《地灣漢簡》整理者所作之釋文進行校讀並就相關問題作出探討，不足之處，祈請方家指正。

一

《居延漢簡（貳）》109.15 號簡釋文作：

到罷復傳木郭辟□□

「傳」，《居延漢簡甲乙編》、《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中國簡牘集成》均釋作「傳」。⁵該字圖版作，從字形看，整理小組釋作「傳」自無問題。然秦漢文字「傳」、「傳」形近易混，⁶史籍及秦漢簡牘中又屢見「復傳」一語，故此字或是「傳」的訛寫。辭例「復傳」多見於肩水金關漢簡，如下兩簡：

□□親，輶車一乘，用馬二匹，以十二月壬申復傳□（73EJT5:79）⁷

¹ Bo Sommarström, prepared by Folke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the Edsen-gol Region, Inner Mongolia*, Part II, (Stockholm: Statens Etnografiska Museum, 1958), p.315-343。黃曉宏等中譯：《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頁340-372。

² 吳初驤：《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頁132。

³ 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壹～肆）》（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2017年）。

⁴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地灣漢簡》（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

⁵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李均明、朱國韶、謝桂華：《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中國簡牘集成》（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年）。以下簡稱為《甲乙編》、《合校》、《集成》。

⁶ 詳參劉玉環：《秦漢簡帛訛字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年），頁108-109。

⁷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下冊，頁58。

十月四日己巳復傳出，□已移（73EJC:409）⁸

《漢書·終軍傳》載終軍由濟南入關詣博士，經過關卡時關吏予他用作符信的繻，終軍不明並反問道：「以此何為？」關吏則答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顏師古注：「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⁹王先謙補注：「劉奉世曰：還當以合符。『還』字宜屬上句。」¹⁰鷹取祐司先生認為劉奉世的讀法可取，並指出漢簡所見「復傳」之「復」同「覆」，是核查之意。¹¹此外，肩水金關、地灣漢簡中還見有「來復傳」和「環復傳」的記載，如：

毋官獄徵事，謁□書嬰齊等年長物色，謁移肩水金關以致籍出、來復傳入，如律令，敢言之。（73EJT37:4+1172）¹²

遣鳴沙里陵廣地為家私市張掖、酒泉□□□□□□□

□門亭、鄣、河津、金關毋苛止，環復傳，敢言之。

如律令。／掾不害、令史應，四月甲戌入。（36.3A）

「環」通「還」，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乾部》：「環，段借為還。」¹³此處「環」與「來」義同，均是指返回。若依上揭顏注所謂「復」為返回之意，則在「復」前綴加「來」、「環」等表示返回之意的字眼，似乎在語義上有所重複。藤田勝久先生指出「來復」是返程通行之意。¹⁴藤田先生之意僅是對「來」作出了解釋，並未言及「復」的含義。郭偉濤先生則認為「來復傳」當是指往返雙程皆使用同一枚傳。¹⁵除此之外，「來復傳」亦見於張家山漢簡及里耶秦簡。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第504-505號簡載：

⁸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肩水金關漢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下冊，頁111。

⁹ 〔東漢〕班固：《漢書》卷六四下《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819-2810。

¹⁰ 〔東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08年），頁4475。

¹¹ 詳參富谷至編，張西艷譯：《漢簡語彙考證》（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251-254。

¹² 該簡由姚磊先生綴合，詳見氏著：《〈肩水金關漢簡（肆）〉綴合（七）》，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61），2016年2月2日。

¹³ 朱駿聲編著：《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767。

¹⁴ 藤田勝久：〈肩水金關的交通與「出入」通行證〉，《簡帛》第十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227。

¹⁵ 郭偉濤：《漢代的傳與肩水金關》，《簡帛研究二〇一八》秋冬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263。

□、相國上中大夫書，請中大夫、謁者、郎中、執盾、執戟家在關外者，得私置馬關中。有縣官致上中大夫、郎中，中大夫、郎中為書告津關，來復傳，【504】津關謹閱出入。馬當復入不入，以令論。·相國、御史以聞。·制曰：可。【505】¹⁶

學者指出：「來復，指往返，去而復來。」¹⁷里耶秦簡牘校釋小組則據簡 5-1、8-416、8-1517 等亦認為「來復傳」是指往返雙程的傳。¹⁸顯然，學者將《二年律令·津關令》及里耶簡文所見「來復傳」之「復」的含義均理解為返回，與《終軍傳》顏注的解釋相同。

上揭簡 73EJT37:4+1172 講到嬰齊等以「致籍」出金關，隨後便說「來復傳入」。此處，「出、來、入」當是一個完整的對出入金關程序的表述，即「出」表達往出金關，「來」與「入」指返回進入金關。「出、來、入」已經明白表示往返之意，無需再用「復」來表達返回的含義。我們還注意到，金關、懸泉等漢簡中亦見有「出來復傳」、「出入復傳」、「往來復傳」的記載，如下：

□以令取傳，謹踈年長物色，謁移肩水金關，出來復傳，敢言之。

水金關如律令。／掾延年、佐宣。(73EJT37:1133)¹⁹

神爵二年十二月壬申朔辛卯，東鄉嗇夫生敢言之：昌樂里韓忠自言以令占田居延，與子女、婢溫、小男

……乘占用馬四匹、軺車三乘，謁移肩水金關，出入復傳，毋苛留止，如律令，敢言之。(73EJT37:871)²⁰

十一月辛卯，戎邑丞舍移過所縣道河津關，往來復傳，如律令。掾留見、守令史建德□□元鳳五年丙申過，東。(VDXT1511⑤:002B)²¹

這裡的「出來」、「出入」及「往來」實際上已經表達了往返之意，若再將其後之

¹⁶ 彭浩、陳偉、王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315。

¹⁷ 同上注，頁 316。

¹⁸ 陳偉主編，何有祖、魯家亮、凡國棟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3。

¹⁹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肩水金關漢簡（肆）》（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下冊，頁 93。

²⁰ 同上注，頁 75。







²¹ 釋文引自張俊民〈敦煌懸泉漢簡出土人名綜述（二）——以少數民族人名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第 4 期（2006 年），頁 4。

「復」理解為返回，則明顯存在語義重複的問題。因此，上揭簡文中的「復」，仍應如鷹取先生理解為核查。而如簡 73EJT37:4+1172「來復傳」、36.3A「環復傳」，其含義並非是學者所謂往返雙程用傳。恰恰相反，「來復傳」、「環（還）復傳」當是指單程用傳，即核查返程使用的傳，並不包含去程。當然，秦漢時期的吏民出入津、關等要地，其往返所使用的傳均需通過關吏等人員的核查，上揭簡 73EJT37:1133「出來復傳」、73EJT37:871「出入復傳」、VDXT1511⑤:002B「往來復傳」即是對這一史實的反映。

二

《居延漢簡（貳）》109.11 號簡釋文作：

尉誼兼行都尉事□□

「事」下二字諸家均闕釋，圖版分別作、，右部均殘。從殘存筆畫來看，此二字或可釋作「元康」，肩水金關漢簡 73EJT37:1396A 號簡（元）、73EJT27:28（元）及居延漢簡 20.11（康）、居延新簡 EPT51:104 號簡（康）均可參看。另，此簡所見「尉誼」或是指下簡中的「肩水城尉誼」：

閏月丁巳，張掖肩水城尉誼以近次兼行都尉事，下候、城尉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守卒史義。（10.29）

簡 10.29 為大庭脩先生所復原之《元康五年詔書冊》其中一簡，²²其與簡 109.11 均提及「（肩水城）尉誼兼行都尉事」，可知兩者所記「誼」當是指同一人。又，根據該簡冊元康五年（前 61）的紀年，²³可推知簡 109.11 亦當在此紀年範圍之內。結合上述字形對比，「事」下兩字釋作「元康」的可能性為大。




²² 大庭脩著，林劍鳴等譯：《秦漢法制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193-212。

²³ 按，元康為漢宣帝年號，前 65-前 62，計四年。此處「元康五年」實際是指「神爵元年（前 61）」，反映出漢代河西邊塞接收中央改元詔令遲滯的史實。

三

《居延漢簡（叁）》239.96 號簡釋文作：

□〔鹽〕

《甲乙編》、《合校》、《集成》均釋作「雙臨」。按，前一字圖版作 ，左殘，右部似是「支」形，或可釋作「𣎵」。居延漢簡 214.4 號簡 （𣎵），肩水金關漢簡 73EJT21:7 號簡 （𣎵）均可參看。後一字當如整理小組改釋為「鹽」。

「鹽」與「𣎵」常連用，文例「鹽𣎵」習見於傳世文獻，如《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母從居，縣為筑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𣎵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²⁴《東觀漢記·宋弘傳》：「宋弘為司空，常受俸得鹽𣎵千斛，遣諸生迎取上河，令糴之。鹽賤，諸生不糴，弘怒，便遣，及其賤，悉糴賣，不與民爭利。」²⁵王子今先生指出，「鹽𣎵」所以並說，或許「鹽」與「𣎵」都是當時人最為常用的飲食調味品，也可能是因為「𣎵」的製作是以「鹽」作為主要原料的。²⁶

此外肩水金關漢簡亦見有「鹽」與「𣎵」並用的記載，如下簡：

鹽𣎵各一斗 直卅（73EJT21:7）²⁷

由此，簡 239.96「鹽」上之字釋為「𣎵」的可能性為大。

四

《居延漢簡（肆）》324.9 號簡釋文作：




食逆寇隧卒宗廣德十一月

²⁴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頁 3743。




²⁵ 〔東漢〕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卷一三《宋弘傳》（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482。

²⁶ 王子今：《秦漢名物叢考》（北京：東方出版社，2016 年），頁 11。

²⁷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2 年），下冊，頁 10。

「逆」，《甲乙編》釋作「由」，《合校》釋作「圍」，《集成》釋作「逆」。按，此字圖版作，當可釋為「逆」，²⁸居延新簡 EPT56:5 號簡（逆）、肩水金關漢簡 73EJT1:1 號簡（逆）可參看。「逆寇隧」是肩水候官所轄之隧，具體轄於何部，暫不明確。²⁹肩水金關漢簡中關於「逆寇隧」的記載較多，如簡 73EJT23:1060A、73EJT24:137A、73EJT25:130、73EJT30:40、73EJF3:420、73EJD:75B。其中，簡 73EJT25:130 釋文作：




逆寇隧宗廣□□

該簡「廣」下一字殘斷，整理者闕釋（以▲代替）。我們認為，此簡所記逆寇隧戍卒「宗廣□」當與簡 324.9 中的「宗廣德」是為同一人。闕釋之字▲，圖版作。左上部可明顯看出是「彳」的殘留，右部則是「惠」的殘存，當可釋作「德」。上揭簡 324.9（德）及肩水金關漢簡 73EJT1:7 號簡（德）可參看。

五

《居延漢簡（肆）》403.26 號簡釋文作：

佰史□□□□

「史」下第三字圖版作，當釋為「斗」。肩水金關漢簡 73EJT31:158 號簡（斗）、73EJH1:16B 號簡（斗）均可參看。漢簡中「斗」與「升」的寫法甚為接近，很容易混淆，如下簡：







□□

乙亥出麥一石又驛小史一石十六	丙戌出麥石二斗廿六
丙子出麥八斗芟十九	丁亥出麥九斗廿五
丁丑出麥石二斗 芟廿	戊子出麥石二斗廿四
戊寅出麥石二斗 芟十五	己丑出麥石二斗廿八
	凡十五日

²⁸ 對於該字釋作「逆」，于淼先生亦有相同看法。詳參氏著：《漢代隸書異體字表與相關問題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 年），頁 67。

²⁹ 郭偉濤：《漢代張掖郡肩水塞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 年），頁 55。

	己丑出麥九斗 芟廿	庚寅出麥
四月十三日乙亥	庚辰出麥石二斗芟廿一	辛卯出麥
	辛巳出麥石二斗 又一石小史	
	壬午出麥石二斗芟廿五	
	癸未出麥石二斗芟廿	
	甲申出麥石二斗芟廿二	
	乙酉出麥石二斗廿二 (562.1A)	

該簡亦出土於 A33 地灣遺址，所載為肩水候官或其轄下某部隧某年四月十三日（乙亥）至二十七日（己丑）共計十五天的出麥情況。其中，第二欄第三、四、五、七行釋作「斗」的字圖版分別作、、、。據字形，此四字均應改釋為「升」。在寫法上，「升」與「斗」最明顯的區別在於「升」的「一」會穿過「丿」而「斗」則不然，肩水金關漢簡 73EJT24:259 號簡（升）、73EJF3:88 號簡（升）可參看。

六

《地灣漢簡》86EDT4:4 號簡釋文作：


戌卒淮陽郡陳□

從簡文內容及格式來看，該簡可能屬關傳類簡。淮陽，秦漢時期郡國名，漢簡及傳世文獻均有記載。《漢書·地理志》載：「淮陽國，高帝十一年置，莽曰新平，屬兗州。」³⁰王先謙《漢書補注》曰：「封子友。全祖望云『故屬秦楚郡，楚漢之際屬楚國，六年置淮陽郡，十一年為國』。先謙按，惠帝元年友徙趙國，為郡。高后元年復立為國。立強及武，文帝誅武，復為郡。五年徙子武淮陽，十年徙梁，復為郡。景帝二年立子餘，二年徙魯，又為郡。宣帝元康三年立子欽。」³¹

³⁰ 〔東漢〕班固：《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頁 1635。

³¹ 〔東漢〕班固撰，〔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頁 2785。按，周振鶴先生指出：「秦有陳郡，即全祖望以為楚郡者，於《漢志》相當於淮陽國、汝南郡之和。陳郡本韓信楚國地，韓信國除以後，高帝開復東海，分淮水以東地置東陽郡，以淮東之東陽、鄆郡、吳郡置荊國，以淮西之薛城、彭城、東海封楚元王，以淮北陳郡自屬，至十一年遂以之置淮陽國。又，文帝四年徙子武王淮陽，不是五年；十二年又徙梁，不是十年，先謙誤。」詳參氏著：《漢書地理志匯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頁 465。

淮陽自秦至西漢以來或置國或為郡，反復易之，至宣帝元康三年（前 63）為國後再未置郡。簡 86EDT4:4 此處仍稱淮陽為郡，則可推知此簡當屬宣帝元康三年前之簡。

「陳」下一字，整理者未釋，此字大部殘斷，謹餘少量筆畫，圖版作 （以▲代替）。由簡文「戌卒淮陽郡陳」可知，▲為淮陽郡陳縣轄下某里。檢索居延、金關等簡文，淮陽郡（國）陳縣所見諸里有十八，如下表：

表一






郡（國）	縣	里	簡號
淮陽郡	陳	無里 ³²	119.35
		陵里	73EJT24:760
		作汜里	73EJT24:966
		大楊里	73EJT24:990
		宜民里	73EJT30:3
		安眾里	73EJT30:12
		高里、張過里	73EJT30:13
		逢卿里、進賢里	73EJT30:15
		隱丘里	73EJT30:118
		未里	73EJT30:119
		思孝里	73EJT30:135
		安夷里	73EJT30:262
		朱里 ³³	73EJT37:1496
淮陽國	陳	莫敖里、大宰里、桐陵里	73EJT27:48

³² 按，「無」原釋作「華」，此從史語所簡牘整理小組所釋。

³³ 按，此簡釋文作「淮湯陳國朱里蔡畢」，黃浩波先生認為可理解為「淮湯；陳國朱里」，或亦可理解為「陳國、朱里」。詳見氏著：〈《肩水金關漢簡（肆）》所見郡國縣邑鄉里表〉，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484），2016 年 3 月 9 日。

從▲的殘留筆畫來看，其右下部似是橫畫「一」的殘存，中上部可能是豎筆「丨」或撇畫「丿」的存留，且這一筆穿過「一」。對照上表所見淮陽郡陳縣下屬各里，與此符合者有 73EJT24:966 的作汜里、73EJT24:990 的大楊里、73EJT30:119 的未里及 73EJT37:1496 的朱里。我們作字形對比如下：

表二



▲	未	大	作	朱 ³⁴
				
86EDT4:4	73EJT24:966	73EJT24:990	73EJT30:119	73EJT37:1496

通過字形對比，與▲字形最為接近者當是簡 73EJT24:990 大楊里之「大」字。此外，西北漢簡中「大」的寫法亦與▲相近，肩水金關漢簡 73EJT37:743 𠂇（大）、居延漢簡 𠂇（大）等均可參看。由此，簡 86EDT4:4「陳」下未釋之字為「大」的可能性為大，則此處之「大」當是大楊里的殘留。

七

《地灣漢簡》86EDT15:7 號簡釋文作：

元鳳四年十月己□

「己」下一字整理者未釋，簡文於此字處殘斷，圖版作。根據殘筆，該字左上角與「卯」相似，或為「卯」，居延新簡 EPT55:6 號簡 𠂇（卯）、EPT57:59 號簡 𠂇（卯）可參看。另，該簡有明確紀年，即元鳳四年（前 77）十月，查《太初日曆表》，在（昭帝）「元鳳四年十月己□」的限定條件下，滿足此條件的干支紀日有十月己未（初八）、己巳（十八）、己卯（二十八）。³⁵據圖版，符合該字字形的唯有「己卯」之「卯」字。故，該字可釋作「卯」。




³⁴ 按，西北漢簡中「朱」的寫法有時與「未」極為相近，難以區分。簡 73EJT37:1496 釋為「朱」的這個字，其寫法即與「未」無甚差別。筆者認為此字亦當釋為「未」，即與簡 73EJT24:966 所記同為「未里」。

³⁵ 朱桂昌：《太初日曆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59。

八

《地灣漢簡》86EDT5H:79B 號簡釋文作：

南部候長蘭出塞□

「塞」下一字整理者未釋，簡文於此字處殘斷，圖版作，當為「亭」。肩水金關漢簡 73EJF3:164 號簡（亭）、地灣漢簡 86EDT5H:110 號簡（亭）可參看。另，辭例「塞亭」亦見於地灣漢簡及敦煌漢簡，如下：

入塞亭（86EJC:10）

·縣承塞亭，各謹候北塞隧，即舉表，皆和，盡南端亭，亭長以札署表到日時。（《敦煌》2146）³⁶

九

《地灣漢簡》86EDT5H:161+211 號簡釋文作：

府遣醫診治敢言之³⁷

由「敢言之」一語可見，該簡是一上行文書，大意可能是肩水候官轄下某部隧吏卒因病請求候官上報肩水都尉府遣醫診治。漢代邊塞候望系統吏卒生病請假醫治需要履行一定的手續。即部隧吏卒生病，由隧向上級機構候部提交病書報告，再由候長轉呈候官，經批准後方可就醫。這樣的實例見於居延新簡《建武三年十二月城北隧長病書》冊：

建武三年三月丁亥朔己丑，城北隧長黨敢言之：迺二月壬午病加，兩脾雍種、匈脅支滿、不耐食飲，未能視事，敢言之。

³⁶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303。




³⁷ 該簡由筆者綴合，詳見拙文：《讀〈地灣漢簡〉札記之六》，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186），2018年7月4日。

三月丁亥朔辛卯，城北守候長匡敢言之：謹寫移隊長黨病書如牒敢言之。
今言府請令就醫。(《集釋》EPF22:80-82)³⁸

張德芳先生指出：「這種下級向上級呈遞的病假報告，相當於我們今天的請假條。」³⁹

簡 86EDT5H:161+211 中的「府」即是指肩水都尉府，其內容是肩水候官下屬部隧病吏（或卒）請求候官上報都尉府派醫診治。這與上揭《城北隧長病書》冊甲渠候官的批示「今言府請令就醫」有類似之處，均是在上報候官之後再由候官呈請都尉府批准醫治。二者的不同之處則在於就醫方式，前者是請求都尉府遣醫醫治，後者則是經都尉府允准後自行就醫。兩種就醫診治方式的差別似乎昭示出漢代邊塞候望系統中醫療體系的一些端倪。「府遣醫診治」明確顯示診病之醫是由都尉府派遣，來自都尉府；而《城北隧長病書》冊雖表明甲渠候官已呈請居延都尉府批准，但並未說明城北隧長黨往何處就醫。居延新簡中見有一枚與簡 86EDT5H:161+211 內容、格式相類的斷簡，如下：

□官遣醫診治□□(《集釋》EPT53:134)⁴⁰

該簡「治」下一字未釋，圖版作 (以▲代替)。參照簡 86EDT5H:161+211 及殘存筆畫，我們懷疑闕釋之字▲或是「敢」，肩水金關漢簡 73EJT33:40A 號簡 (敢)、73EJD:6 號簡 (敢)可參看。與簡 86EDT5H:161+211 不同的是，簡 EPT53:134 此處寫作「官遣醫診治」。這裡的「官」，當是指甲渠候官。說明在漢代邊塞候望系統中，不僅都尉府可以派醫診治下屬生病吏卒，比都尉府低一級別的候官亦具有此職能。謝桂華先生曾指出，在漢代西北邊塞：「不但在都尉府，而且在候官一級，均設置有專門給戍邊吏卒治療疾病的『府醫』和『官醫』。」⁴¹對於候官中設置有「官醫」，下簡可為證：

臨木候長報官醫張卿，卿前許為問事，至今未蒙教。(157.28)

³⁸ 張德芳著：《居延新簡集釋（七）》（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456-457。

³⁹ 同上注，頁457。

⁴⁰ 馬智全著：《居延新簡集釋（四）》（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324。

⁴¹ 謝桂華：〈西北漢塞散見醫藥簡牘與敦煌醫藥寫本之比較〉，收入氏著：《漢晉簡牘論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272。

但是候官中是否亦設置「府醫」，謝氏此說與上揭「府遣醫」、「官遣醫」的史實似有扞格。既然候官中既設置了「府醫」又設置了「官醫」，那麼何以會出現如簡 86EDT5H:161+211 所載候官呈請都尉府遣醫診治的情形？因此，我們認為，謝氏此言或可改寫為「西北邊塞，不但在都尉府設置有『府醫』，而且在候官亦設置有『官醫』。」